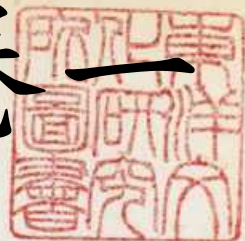


卷一



書名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嘉
 靖二十四年序刊與譚襄敏公奏議合印
 本
 撰者 明 譚綸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大木-總類-奏議-別集-20
 編號 D7450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50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奏議-別集-2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嘉靖二十四年序刊與譚襄敏公奏議合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譚襄敏公奏議卷之一

知宜黃縣事後學武原顧所有纂修



恭謝

天恩疏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望日題

前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副使

勅 嘉靖四十年三月十九日以父憂離任本年

簡因廣寇流突江西伏蒙

卓復臣原職事寧伏蒙

塘長子河圖世襲錦衣衛百戶次子洛書世襲
國子監監正

譚襄敏公遺集卷之一

奉當事諸公

不孝綸自初夏督師由建武入東粵至中秋班師而
西仰藉威靈率因人成事殊無足齒所幸渠魁授首
三省底寧正人子雖加一日愈於已之時也先於六
月初旬疏乞終制茲已趨入敝廬候旨矣願以萬壽
聖節詔禁封事北使久不還心甚憂之乃於前月之
廿日復捧吏檄改注閩省夫省餉非金草可擬藩祭
豈墨衰能爲尙幸此命下在未疏之先計疏至必有



詔收回不然當再乞三乞以至十乞不敢但已也初解兵柄鄉中父老相聚問故且無休時會聞總府西征專人送之境上率爾作狀奉布候悰私懷種種言不能既

復閩當事

謹稟不孝於六月初旬具疏陳乞終制已於十月間得旨矣坐是不能執鞭臺下然尙計有日也浙兵會報溫州有警已蒙總府掣回不孝卽欲馳懇梅林翁處又聞此翁已解兵柄卽有詔寬釋未知作何去就

故有所未敢耳閩事雖亟以臺下當之當次第報平但彼衆我寡宜乘其分而擊之乃可得志又當收藏之期若堅壁清野亦可使因此皆不出臺下碩畫之中不孝不過食芹而美卽思獻之君耳不孝謬以庸虛無補盛世茲且年踰四十昨三子一女相繼殤逝今孑然一身卽除喪亦於世味泠泠然矣伏承薦引重以閩事卽誠與才合如臺下者猶且難之在不孝其何以堪聞教凌競不覺措躬之無地也謹因差官回敬此具稟仰虛來命但有竦息伏惟鈞照幸甚

復會魯原

不孝疏乞終制幸藉洪庇於十月間得俞旨矣坐是未能執鞭門下然計尙有日也浙兵會報溫州有警已蒙總府掣回卽擬馳疏乞之又聞總府有故雖奉詔寬解未知作何去就故趑趄未敢發耳見讓翁幸爲謝之草塘素驍勇但賊衆我寡須待其分而擊之乃可得志若急於一快恐敗乃翁事耳此在門下自有碩畫但弟與草塘人有共事之厚不能不盡其一得之愚也差官告還輒此附復併候興居臨風無任

膽遡伏惟台照不宣

復游讓溪

南北二倭計我兵力止可了一而後及一今所恃惟戚兵與楊文兵耳戚兵新集必須約束一月楊文兵已更催之今朝廷重在南寇必二兵相合徑趨平海萬全之計尙需面受狼兵未能卽來此兵誠爲孤注殊不能草草也不孝咨尙未到且止建安諸凡皆藉翁成算不孝無容贊一辭翁行期且從容可也使還率爾附復尙容顯布伏惟台照不宣

達當事

不孝初十日可入省買米已先行矣容更督之此行必將福清賊擊敗通我運道乃可議剿平海諸公但恐從海中遁出不孝又恐窮則內突蓋困獸且鬪勢必爾也幸畱神畱神不盡

復李克翁

不孝綸昨在信州獲領大教門下自任天下之重引進後生何其篤也感戢感戢不孝初以閩事強起猶謂肩負稍輕尙堪勉圖稱塞詎意駑下遽叨新命力

小任重其何堪楚人病人膏肓諱而忌醫家人復不知省比至危殆乃廣市良劑博求國手盧扁遇之則望而却走如彼庸醫苟徼一時之利且冒焉承乏罔恤其他今閩中之勢何以異此不孝真庸醫者耳門下蓋當世至人高出盧扁之上安得分我靈丹一粒起此既死之人幸甚幸甚寇據平海惟因而圖之最爲得策奈新寇沓至犯我福清不免腹背受敵戚兵初集且將先擊之以通運道但恐源源而來又當改卻局面耳若新寇勢趨漳泉則且了一而後及一諒

我兵力蓋不宜泛應也不孝廿八日始得部咨十一日方能入省諸所宜行已預爲料理誠不暇顧常套矣途遇部使輒敢附此奉布謝悰臨風無任瞻遡伏惟台照不宣

報楊虞坡

春仲之間敢以狂瞽之言上塵聰聽誠以事勢誠急肆言無忌然當時猶謂負荷稍輕勉圖稱塞力尙能爲詎意綿力遽肩重負聞命履冰罔知攸措閩事蠱壞之極譬之病入膏肓諱而忌醫家人亦不之省一

且危殆盧扁且望而却走又復付之庸醫其何能爲今所恃惟一實心或者可以無負明命與門下屬望之厚然此非持久不可若責之近効繩以文墨技則窮矣平海之寇勢孤食盡我兵且闌且攻讓溪公與諸將已竭盡心力會浙兵且至蓋亦釜中魚耳顧海上警報日至雖尙未卜所犯綸意在了一而後及一第恐新舊輳集搖我腹心則又成事在天未能必也綸十一日得代十二日會有小捷然尙藉舊兵新兵卽尙未輕試此死寇據險衆且數千緩之則有濟急

之恐又壞於垂成耳顧人情以急於一逞為快自非
門下誰可以此言進也兵食在目前已差足用但興
泉之間遍地蒿萊諸穉傷殘已極帑銀既竭又無藉
手門下身任天下之重精神血脈處處流通必有深
計以生此方之人顧綸既備一臂亦不能復諱疾而
忌醫也南兵餉發者才半之南戶則發十之八矣此
須門下嚴督乃無缺數不然恐復有他議督運官還
會綸初代即馳書出平海躬為責戰率爾作狀申報
不盡所言伏惟台照幸甚

復劉草塘

地方之事勞公累公不孝日夜為念賊之不得內突
公為之血戰耳但得更收全捷則豐功駿烈全德完
名公兼之矣不孝濫承新命甚愧弗堪賴名將俱在
閩中藉以稱塞明命在此不孝先擊福清之賊以及
平海自內而外法固當如此也

又

冒雨進兵誠非所宜但賊知公在樟湖所以防我者
已無所不用其極矣須別覓一間道卒然臨之乃為

得策先招而後剿既得地利又識賊情亦是一計但望密圖免及墮賊計中也此在大將軍自有雄畧第偶有所見不敢不奉聞耳傳事乃賊反間計必有傳舊部兵在內也伏惟照存

復趙劍翁

伏讀尊教門下視入閩兩浙真爲一家矣感甚感甚閩自連江寧海以至福寧處處有賊兵既有限必合力併攻了一而後及一直抵桐山而後已仰藉威嚴得以次蕩平實爲庇多矣聞浙東亦有賊惟是胡良

瑤輩與台鎮兵能擊之餘恐未足恃也不孝居浙久頗能悉之故敢附聞冗次具復不盡所云伏惟台照

又

綸昨自平海卒事卽恪遵嚴命徑出福寧仰備前驅且借此一拜瞻光範用慰山斗乃神兵迅發不終朝而流江之寇悉已報平翁真天威殊非不肖蟬噪蛙鳴者可彷彿其萬一也是舉也不但喜動九重威耀八表而所以庇覆八閩者真地厚天高不能言喻不然平海之爲力竭矣又千里趨利強弩末勢事未可

知萬一兵鋒少挫便至老師雖謂海寇至今未息可也又何餘力能及汀延之山賊哉平海之捷蓋讓老經營其間而翁實成之昨功疏甫行本兵先已報覆綸則濫竽爵賞而翁顧止受金幣之賚此真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矣然觀河洛而思禹功閩人之公論具在綸竊有餘媿矣綸五月廿三提兵出汀延奔馳數千里至此月廿三方能卒事計至會城乃崙介馳謝道出劍浦報班兵已至謹勒短覆奉布下悚傾仰感戴之畏要非楮筆能盡惟焚香稽首祝翁遐算相一人以綏萬邦綸誠不勝至願不宣

報胡栢泉

海上之事甫畢而程寇又作生聞報即同劉草塘提兵次順昌邵武建寧二路生力能當之第恐從間道出石城寧化以西似非六月之師所能強之遠涉也翁幸發兵徑從廣昌白水寨扼之若新城一路可保無他矣梁子已遣回生至延平始知其所損之重前謂有司之過亦據梁子之言而云然細訪則未必爾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真不可不慎哉翁榮

言聖無公遺身
卷之一
行在何時馬上具報殊不盡所欲言臨風但有瞻企
伏惟台照

東臧南塘

區區提兵出劍浦欲有事尤溪會聞程鄉賊作
而西蓋彼黠賊也使之得志則又如辛酉故事所
在響應且將遍於江閩之間矣會生於前月十八日
至寧化而賊亦以是日至淮土來襲寧邑聞生至乃
止尋爲黃鄉兵擊走陳其可提兵三百迎之斬其渠
魁十二人從賊稱是今皆解散梁道輝隨亦就縛南

贛功踰千級此自辛酉以來未有也想程賊自此定
矣顧尤溪之賊屯劫十旬初起於有司之玩寇不肯
用梁兵後成於梁叅之垂翼遂衆至數千人今聞公
兵且至勢必他徙幸公一急擊之獲功千餘便可撫
而定之不欲盡殺也承示俟汪君到再議之蕩平功
疏未上不意部已題覆蓋重其事也公部將未覃恩
汪君亦止陞一級功疏到更別一處但諸偏裨不知
遂爲怏怏也望喻之公玉光已輝潤腰間生已博一
副字第不知公會除却副字否公仰之彌高劉俞二

君又忽然在後天地間消長之理固如此顧近之與公皆無子而功名過盛世間顧有揚州鶴乎是又不能不動念或者攘夷安夏功行亦多但不自有則造化亦無所忌耳如何如何不多及

復張栢川

閩人受禍之慘莫有甚於此時而濟變之艱亦莫有甚於此時聖天子惻然哀憫故以數百萬生民之命寄之於翁信非翁無以上副聖意下慰民望者伏願檄教經畫調度果度越尋常閩人何幸不孝何幸海

上之事比仰藉洪庇已草草就緒顧大田沙縣山寇突來而潮倭且欲南上山寇不孝力能圖之潮倭果來止有俞總兵將兵五千待之境上恐恨太少且其兵不如浙之勁幸今門下調來重兵謂宜駐之潮陽一以夾剿潮寇而漳州亦在覆幬之中矣此誠不孝窮算未敢自以爲是伏惟門下裁之閩中所苦祇是徹骨之窮內帑雖發三十萬至者纔二十萬祇足了興化之事今又將告竭矣翁幸有以教之綸不勝馳望懸切之至

與杜晴江

憶自壬戌之春得奉教言於吳山之上自是翁即去浙而入閩比生再起入閩翁又去閩而入粵山川相望而夏秋之間走介於潮惠者不少也乃多在馬上遣行竟不能馳片楮通候於門下幾於寡薄無情者而心實不爾計門下其亮之矣第未知不肖以綿薄之才素有物外之想乃竟以愚戇謬當重負且值時事之艱未知稅駕之所翁其諒而憐之否昨者以閩中艱危之狀上之當宁下大司農議以粵之椒木給

閩初甚以馮婦自愧已則思粵之主計在翁翁自任天下之重其視閩之顛連若已推納之久矣其又何可愧而不以請乎粵寇之盛綸則知之矣粵之兵馬易集餉給亦有成規非如閩省事事乞隣所費不貲至如閩寇之盛且皆真倭又數倍於粵故明知粵之多事而亦不能不以請也舊借椒木銀未解尙一萬業已請之百翁已發而竟莫之到豈在途有別故耶惟門下終併惠焉此事在倒懸所謂早一日則便受一日之賜匪直不肖一人之幸誠入閩數百萬生靈

言聖德之遺集 卷之一 十一
之幸也臨楮無任懸切仰望之至

與張龍翁

伏惟門下明德風猷海內具瞻綸也不肖竊馳慕之
从矣顧無緣登龍一望顏色乃生平所大歉也茲以
駑劣謬當一面之寄每仰藉度支餘洙乃報司計得
自任天下之重如翁其人閩中士民舉欣欣有喜色
矣其在不肖又百倍恒情也閩舊倭甫爾敗遯又有
事山寇方及卒事而海寇又作卽水陸擒斬且盡據
坐倭言同來且四十艘不得不嚴待之自非兵食具
足何能倚辦此入閩數百萬生靈之命皆懸於門下
故一聞門下司計畱都躍然有喜豈漫言哉茲委官
報命輒敢附佈下悰臨風不盡所懷尙容卽日專候
伏惟台照不宣

與李桐翁

續報賊情疏生處在十二日方可從莆陽發行先具
稿請教者計翁亦當再報而去差必附尊使同行免
臨期擔閣耳賊情甚重若以正兵合戰非二萬人不
可今止守定各城而出奇鷓剿待其走而擊之乃爲

得策主於一鼓成擒恐尙俟放班兵至也今年若非水兵減去賊勢又不知當作何狀漳州賊已遯去泉州亦有小捷北路有賊三枝責之金科葉大正不知終竟如何此賊若走惠安定可收功蓋先發兵待之也今所慮不在賊情而在餉金幸翁更議及之餘具載疏稿中皆是實事非敢爲張大也

與林心泉

與兄別且幾年矣天各一方無緣面晤卽音問亦莫將焉有懷耿耿計吾丈之於不肖亦嘗同斯轍矣曩

吾丈之在姑蘇當寇起倉卒之時凡百創始則吾丈雄才誠足以當之弟屬旁觀但有嘖嘖今乃以入閩之事屬之於弟艱虞之狀殆甚於姑蘇不肖之才不逮吾丈遠甚吾丈屬在旁觀其何以爲助耶至望至望今年興化之寇甫就誅夷奈大兵未集之先勾引之徒皆懷資先遯今復導之擁衆而來又將行其故智利則歸已害使倭當之也但倭奴至於踰萬卽強盛之國所不能支况於貴省乎豪傑之才亦將斂手又况於不肖乎昨以窘迫之狀上之當宁下大司農

言聖錄公遺集 卷之一 十三
議又取及椒木此誠萬萬不得已也萬寇在境水陸
之衆二萬有奇張口以待哺以矣惟門下垂念桑梓
危急存亡之秋其哀而存之則不惟入閩之幸乃東
南列隄之幸也

復張栢川

數日方與李桐川道長會善後事宜未得其說忽捧
鈞示令人躍然得附名大疏之後不惟地方之幸綸
輩亦有光藉多矣宜立縣治非但水口一處此必俟
司道議勘乃可會題餘似當先行敷陳方於訊期有

待容日具草請正因尤溪有流來數千綸於初十日
至自長汀方在議剿蓋自有山寇以來一味姑息以
至於此綸今持必剿之說雖非將官所欲不暇顧也
計了此事乃趨入漳南奉候旌麾想彼時潮事亦竣
第不知得蒙賜履入閩一慰具瞻否仰切仰切人還
率爾布復不盡所云伏惟鈞照幸甚

復李一吾江雲石

弟昨被命而出當路督趨甚嚴即聞道從在上清天
上神仙可望不可即也弟初倉皇就道猶意負荷稍

輕稱塞亦易畢事之後便可陳情居信州浹旬乃發
鉛山尋有新命閩事壞極矣力小任重其何以堪未
代之先凡戰守機宜悉爲料理不復以常格引避初
亦有議弟太破格者十一日入代十五日卽出視師
時新舊諸倭交錯南北弟計重在莆毘乃全力當之
二十日申刻入營分哨二十一日寅刻進攻不崇朝
報捷矣自是我兵乘勝新冠沓來隨就殄滅前後斬
級三千五百有奇自分哨以至班師才七日耳今壽
政之寇亦次第剿平所餘祇五百直釜中魚矣自是

則擇山寇最著者痛懲一二閩目前之事已稍稍定
矣方弟入境時人人自危以爲賊一薄城望風瓦解
無復可爲者誠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也顧興泉
之郊遍地蒿萊今入閩之間半爲瓦礫蕩平則易撫
輯爲難治兵則易足食爲難吾丈自任天下之重幸
終教之無令旁觀冷笑也兩廣又有潮州之役潮倭
寇凡二三萬大總督恐不能爲閩除患反將以漳爲
壑也如此則弟尙無息肩期矣弟烏烏之私甫及禫
除而奪情之月且居其半弟念居親之喪不計餘則

奪情之月於義得補於心始安擬閩事既定即以上
請第不知前輩有行之者否吾丈通達朝章望指示
之俾有所援據至願至願甫還自軍中章疏屢上羽
檄盈廷就使其復殊覺遲且草草伏惟心照

復林西川

別兄幾何年矣雖台顏在望而合併無繇徒抱耿耿
耳茲承乏名鎮以得近末光爲幸顧自夏徂秋率在
馬上奔馳未緣展候爲罪令兄來伏拜書儀具悉存
注吾丈高蹈海濱抱膝長吟鯨波旣靜爲樂甚適俯
視弟輩碌碌塵埃中奚啻霄壤顧兄雄才傑抱用之
未竟此則海內人士共相惜耳臨風率爾言謝不盡
所懷

上京中當事

竊念綸以一介書生荷此艱大之任徼時大幸得免
罪誅已出非望之外矣乃茲平海之捷皆仰成廟謨
勝算而使不肖亦濫竽增秩賜金之典是皆老先生
門下自任天下之重厚爲推轂以風示四方遂令駑
駘遽登上駟循省知慙感激無地矣顧轉遷太驟深

惟報稱之艱雖一時公論或偶見容恐終爲造物所忌故自聞命以來日惟恐恐是惟竭盡其犬馬之愚以圖報萬分之一他不敢復計也目前閩境已無一賊而悍軍逆節如三衛首惡郭天養與延平將樂定海諸紛紛效尤者業已次第伏誅一時景象若有可觀第恐餉給不繼又不知當作何狀耳馳驅數月纔入三山敬勒短狀奉布謝悃臨風無任恐竦伏惟台照不宣

報李桐川

賚香芝官於前月廿八日遣行計此時已至門下初四日在清流道中復奉尊教當兼程趨至順昌易疏以上幸命委官少候數日保留會疏即日具同功疏以行栢川翁善後議中有難行者生已懇少需之今日之事必言之而鑿鑿可行乃爲有益不然又文具爾據鞍率爾奉報伏惟台亮不宣

復沈會峯

綸愚戇人也於經世大務渺焉無知閩中之役實奉大君子之教僥倖一時日惟恐恐未卜所終昨讀門

下大疏誠救時之妙劑惟竭此犬馬之力奉而行之當自有成効但恐艱大之任終非孱弱之人所能从堪也明公自任天下之重辱示教言有意相助何幸如之顧甫在放班之時且延在幕中俟有所便乃敢相請耳就使率爾具謝不盡所懷伏惟台照

與汪南明

漳同劉宗寅立心行己不敢欺人暗室者其爲政亦顯是苟有益地方卽不有其躬固世宦之家老成持重不敢輕率翁深知矣昨尹尙賢被論致構怨劉子謂劉子中之多方報復焉在門下必能辨此生旣信其爲人又信門下之知人而必以告者蓋扶植善類自不能已於言不徒以同榜故也饒舌不罪

啟江西撫院周荊翁

翁賜履鎮撫大江之西大江之西咸躍然以喜而撫之人士則益又喜宜人則益又大喜綸聞而測之曰大江之西躍然以喜謂翁能生之也喜之公也撫之人士益又喜謂翁嘗哺而懷之慈母之於赤子愛之獨至也喜之私也宜人益又大喜者翁嘗念其幼而

能順不幸而盜入其廬且當撫外戶翁必先加之意
焉喜之私而又公也翁幸聞之得無以是子能億而
中乎若道隣若院隣翁謂得其二綸則得其三三不
能生萬三則可生萬以至於無窮如此能不躍然喜
以賀耶喜之至而賀之遲不知所以爲賀也幸翁其
笑而存之平海之役因人成事偶爾一時翁長言之
不足又從而詠歌之何廣大也叻老之事人皆諱言
翁獨抗議道其平生何慷慨也屠君之托推念髯翁
丁寧至再何篤厚也梁貸之索援証却駁以庇西人
何精切也綸雖駑下敢不拜教但閩人窶甚終當望
翁指困耳閩安則江右舉安翁遠畧宜亦莫先於是
者夫旣以爲西人賀又以爲閩人請旣得隴復望蜀
人苦不知足蓋自古而然矣如何如何西望台光有
懷舊愛不覺縷觀冒瀆威尊臨風無任恐懼伏惟鈞
照不宣

復俞摠兵

聞舊倭已滅其半新倭意在得船恐無盡殺之理但
春汎海上諸賊皆揚帆南下此閩中修復五水寨之

力也不知粵中景象竟何如閩兵可遣入粵者祇可
五千人然坐糧行糧月費八千金非自湖公咨來與
先檄有司爲之備殊未易發惟公更圖之此咨須蒲
月初十日以前要到蓋此時正屬放班恐不能爲公
久留也關山寇如藍松山蘇阿普近在德化皆授首
矣其餘尙千人逃匿山中殆亦釜中魚也過此稍暇
可圖練士兵但恨閩兵陷溺旣久有司率泄泄度日
求一昔年台州譚太守則絕無其人矣奈何奈何李
生已行泉州府取送軍中校書蓋以法羅之不敢不
來也粵倭雖多公用舊日手段威克厥愛蔑不濟者
苟非威克則許多奇謀異計皆置諸無用之地往年
舟山之事固可觀矣閩粵江西事關一體一處安則
三省舉安不然卽閩可支持而潮惠之閩荼毒如此
江西不得高枕而臥矣比年江西之湖東若匪區區
在閩不知又幾大閩矣此曲突之功惟公其知之李
超比日作用或可尾三公清塵亦自可喜附報不多
及

復阮山峯

弟自得旨歸山即閉廬讀禮不復敢聞天下事至知厚如門下者亦曠廢聞問者久之忽拜侔來仰承翰教但有感竦翁振古豪傑自任天下之重當開府浙福時乃乾坤何等時也又屬在李及泉公之後李嘗以吝賞取敗翁懸賞購士動出常格勢不得不與總督公同比專征入閩之事又大非浙比若稍從省約即將士解體一失措置則省魁爲墟興化之變不在癸亥而在丁巳戊午之間矣乃竟爲文墨之士所窘天乎何从而未定乎翁苦心處綸能知之亦綸能言之願人微力薄無以取信於人亦恃有公道在人心綸亦但知持公論以俟天之定耳伏聞屈尊入閩以求事自令人但增憤惋山居病舟車弗便不能伏候道左少罄濶悰聊勒短狀一布鄙私附去南明公書一通敬勞從者轉致臨風但有瞻遡伏惟台照不宣

上張閣老

綸不肖馳仰名德之日久矣卽分緣淺薄未遂瞻依而每辱注存則不以其孤遠而寘之真不識面之知己古人有情篤神交者其翁於綸之謂耶幸甚幸甚

顧嘗深念綸本驚下無所取材而忝竊遭逢實際涯
分昨自入閩得請而西也方垂人子之願卽自此棄
斥已恨非早乃釋服未幾不知當道何從得之竟以
具聞又不知廟堂何從取之未踰旬朔卽畀以關陝
之重要皆門下推轂之意將以老馬識途蓄之而未
計其弗能也

復李一吾

弟家無厚積輒事營建勉強支吾昏昏度日遂不知
歲月易邁若此人不通候職此之由非故敢踈逖也

向聞當道查境內士夫有在告已痊而未起者且疏
名以聞此殆出廟議專屬在翁翁宜脂車以俟林下
之樂無復爲翁有矣弟本綿質非素有志於功名會
所居之位艱危少安遂奮不顧身以求盡吾職分之
當爲至於成敗利鈍未之計也乃幸而有成遂冒不
虞之譽至今不能脫手昨更得報承乏撫關中弟於
西北事雅未有知卽其地亦未嘗一履今顧強所不
能如此以虛名而受實禍誠不卜所終矣翁自任天
下之重西北事猶所究心幸不惜垂教焉得不至於

言聖賢公遺集 卷之一
顛危蹶仆則生死肉骨真莫知所爲報也此時部咨
尙未至至則恐宜卽行瞻戀甚切面晤無緣惟仁人
之贈當奉以周旋臨楮無任懸切願望之至

上冢宰胡栢泉

昨翁自北而南也天下人士咸舉手相謂曰是畱役
也非公不可奈何可使一日不在朝廷耶比新命旣
下天下人士又舉手相慶謂天意將欲平治天下矣
故使公得君如是得行其志如是豈偶然哉某諦觀
人情如此誠賢於夢卜遠矣卽中國相司馬又何能

方之某不佞又竊嘗辱教於大君子其敢不爲天下
賀耶輒有一得之愚藏之胸中久矣遂敢冒昧以獻
惟翁少賜裁察焉某聞不待教而能興無所爲而爲
善惟豪傑爲然若夫中才之士則皆因平時之所尙
而趨焉者也而天下惟中才最多故自辛酉以前海
內士大夫別是一番世界辛酉而後又是一番世界
何者所好尙異也當其大壞極敝之時將欲亟而反
之其勢不得不痛加芟夷至於人心丕變而止乃今
則大異於昔矣而吹毛求疵紛紛而未已某竊以爲

過矣某又聞之逆瑾之敗固有賢者不幸而受其累亦有不賢者僥倖而蒙其福此豈可以一途論哉至於言論之臣又往往失實以某耳目之所睹記如新城王祭酒四明周都憲臨海王布政南海霍知縣此四君子者皆某所謂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無所爲而爲者也乃或以註誤或以風聞或以愛憎相繼罷去則凡某之所不及知如是者尙多也夫天生賢才以爲世用良不數數而人之卓然振迅能以豪傑自待不受變於流俗者亦不恒有某謂爲天下國家者不知宜何如其寶且愛之而輕於一擲豈不重可惜哉吾翁抱聖賢經濟之學以天下民物爲心操權衡人才之柄切登崇俊良之衷爲當世所屬望以矣而顧可使豪傑之士有阨窮之嘆哉故某於賀翁之初不以幣而以言而所稱引又稍涉疑似非人所共知者蓋爲人所共知則亦爲人所共舉某因舍彼取此以自附於微顯闡幽之義云耳極知狂僭冒瀆尊嚴無所逃罪然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伏望矜其愚與錄其妄某無任戰慄仰望之至

上閣部諸當事書

綸敬啟自履事以來且將三月矣幸地方稍寧無事故未敢輒有興舉蓋當以安長治之餘上下雷同習為寬大其來已遠事須振作當從其漸要之以信不然皆將以為厲已而綸且畏然不得安其位矣故姑徐徐云耳誠非為身謀為成事計也黃中之黨歸在蜀者業已在插而在楚為多恐黃中伏誅之後尚不免有變然亦不甚難處惟是荆夔當專設一兵備使駐之施州經理彈壓而守備則仍其舊更於夔州添

設一通判為之督餉理刑兵備宜於湖廣列銜並受兩省節制蓋施州附近皆湖廣所轄土司故兵使必以湖廣列銜為便施州衛軍餉皆派在四川故通判又以夔州列銜為便至於總督在楚蜀之議謂止在撫臣同心總督可不復設在貴州之議稍苦於兼制之難又謂總督不可不設在綸則謂兼制之所以難行者惟其欲行之於川湖通省是則難若止行於分制之地又稍加事權則亦無見其難也此須博議極當乃敢合疏以請若夫全省善後事官則又當以次

言身集卷之二
議行之也茲因奏事人去謹先具狀布聞臨筆無任
惶恐伏惟鈞照不宣

寄陳皆所

昨聞邸報恭聞峻擢不日且晉陟台鼎與疎翁同寅
協衷以佐明辟慶甚慶甚疎翁想已南發繼峯使蜀
當會晤不遠他鄉故知聊足爲樂顧以匪人冒茲重
負殊覺縮手更數月弗效且將奉身而退不爾旣以
妨賢路且國事謂何在知已預一布之能成我志者
其在翁乎懸切懸切地方事應修舉者甚多然亦不
敢不周詳圖之蓋廢墜已久譬之病虛驟川峻補恐
生他症惟漸理元氣則神氣自生耳第恐蠻夷雜居
逆節屢著不肯相待則如之何奏事人去輒此奉候
興居臨風不盡所懷伏惟台照

與雲南呂沃洲中丞

不肖凡辱尊命皆不敢停晷而行顧自蜀省以至會
川動經兩旬而倚辦皆土兵調發亦非一月不能使
集非如往在閩浙有素練之兵可以聞警卽行且彼
兵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生每自將乃易於成

功今兵非素練恐輕於一出致損威重不免且隨舊
章責成該道爲之仰藉雄畧必有成功否則生亦曉
夜繕兵治器備下孤注一着恭候指揮也東川之兵
必自霑益調發爲使去霑益四日尙有一水非造舟
難航亦乞先行霑益圖之復查得東川土婦寧着爲
貴州安宣慰之族而安宣慰則鳳氏婿也若翁轉請
抑翁調安兵一枝以入東川而責令鳳氏與之會哨
亦是一策但聞貴州亦有兵事惟翁試一圖之

復雲南呂沃洲

鳳賊既走入七州其利害則兩省同之生蓋不待教
詔而預計之審矣顧自滇至蜀會省至建昌道里惟
均自建昌至會川又七程文移往返動經三四旬中
有大渡河之險若遇風濤咫尺千里又不可以時日
計也機會屢失坐此之由非敢不同心耳近建昌兵
道屬望東川一枝甚切生亦督趨再三祇謂徑可由
馬湖以入東川不虞復欲取道霑益而進沿途民居
星散糗糧難處故僉謂自貴省發兵爲便故星馳以
請業已專官督該府除道以俟又責成建昌兵道用

西路之兵隨其向往而擊之藉翁威靈當無漏網不
然併其三窟而取之定可必得也

與葉兵備

鳳繼祖不走七州必走東川一入川境卽是川中之
事難分彼此也調兵防剿止於境內嶺倘兵或用或
不用公就近酌處第不知此酋果與鳳氏有無嫌隙
鳳氏之母爲嫂所搆至不得其所比鳳氏往會葬其
嫂又不與相見皆繼祖爲之主則鳳氏於繼祖固有
不共戴天之仇此酋專責於鳳氏多方密圖決然可

得鳳在此既定安氏在彼又能爲鳳族雪耻信女中
丈夫矣決與奏聞陞賞諭令勉爲之或又謂止宜計
取不必動兵蓋繼祖旣敗之後相從者不多若用衆
反致逃匿不如多設伏邀之但此酋舊與七州東川
連姻恐有爲之地者若不設兵待之恐得獲亦不免
爲奸黨奪去此調兵懸賞所以不容已也幸更遣停
當官謀誅鳳賊若本院只問鳳氏要此卽是鳳氏至
親亦當權諸大義割恩擒獻而况有不共戴天之仇
乎望留意仍差人往探聽彼一動則此酋便到慎毋

有後時之歎也至切至切

復當事

黃中往事據險爲巢將欲盡誅夷之使無遺類必以十圍之法假以歲月之久乃可得志而當時欲速成功至仰面攻人則萬萬無可成之理雖嘗擣破牛欄坪蓋在兩省旣撫之後不撫則何能被之此湖廣撫之未爲不是第恨太早耳加以小人利口讒構其間以致諸說紛紛有由然也爲費當黃中之說此又不理事體之甚兩廣有事大征其四面有受招者必給

與撫安良民旗榜遣一官與之坐寨使反側自安乃相沿常規卽襄毅公陽明先生不能易也湖廣旣招黃中而待其黨以不死又安不置赤心於其腹中制馭夷狄之道惟威與信楚蜀之地其爲黃中之類亦夥矣若得一黃中而失信諸夷又將何以善後哉但蜀之所爲名正言順要其終亦不得不撫楚之所爲駭人聽聞而實得知彼知己之義今殲厥渠魁以明威而罔治脇從以守信可謂兼得之矣謹因明問而折中以對惟老先生其裁之施州兵備貴在得人前

已陳之矣臨發偶見邸報以楊一鶚知承天則廟堂之上固已憐其才而知其枉矣綸謂備兵施州卽楊一鶚可往年以才名改爲南職方比守建寧亦頗有措置蓋生所習見者謹舉以備採擇若有一毫私昵於其間卽人非鬼責其何能逃臨楮無任竦仄之至

復兵部吳侍郎

李真張鸞回與差官至連奉手教知此方事體之詳與垂念之切恨未能奮飛以至左右共濟時艱願元洲公尙未有來期弟初次往迓者此時亦尙未反蓋

弟旣得報之遲而元洲代報又遲自梧鎮至浙省亦須一月宜初差之未反命也弟已於仲冬廿六日梧鎮啟行徑往南隄候之但不敢輒出境耳得代後卽兼程前進弟須取浙江至揚州起陸蓋舊部士在浙者亦須收拾二三十人從行也計與戚總戎當先後至京但此舉關係甚大必欲破百五十六年舊套與虜開陳一戰非計出萬全非得一極有擔當大將身任其事不可而今日極有擔當極知車戰之妙可勝大將之任無踰於俞總兵不知當時部議何故遺之

俞戚與弟同事最久弟知之極真一譬之李一譬之郭此直世俗之論若弟之於俞則嘗以社稷之臣許之此語向在閩中如汪南明戚南塘周洞巖皆稔聞之顧時人未之許耳後此者非在粵中得遇翁明眼幾埋沒一世豪傑幸今翁在本兵而弟復肩此重負若不使此老得揚眉吐氣掀天揭地做作一番則妨賢病國之罪不在時人肉眼而在知俞之深如翁與不肖奚可哉奚可哉今戚既已行取弟尋當特疏薦俞弟疏中之語不免駭人聽聞而弟則皆道其實事

疏上時幸翁一力主之無爲不知者所沮至望至望預懇預懇向弟一得報卽取俞至梧造戰車試之破虜着數已十得六七所患者戶部錢糧與燕趙之兵不易募耳若弟意必得吳越之士以爲北士之倡乃克有濟蓋北方之士雖勇悍慷慨然頗爲虜威所劫且其性又不耐以南方之兵強悍剛勁遠不及北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故能成節制之師以收堂堂正正之效使北人一目擊之因而感發興起則其果敢之氣誠有南人萬萬不及者故用南人者所以

作北人之勇破北人之惑非所謂燕趙之士果不如
吳越之衆而故舍北而取之南也以弟與俞計之合
南北兵須得三萬六千人乃可濟事歲費餉六十萬
尙恐計部難支乃昨得戚君報揭謂非數十萬不可
此則強人以必不能從之事恐聞之者適爲之駭然
耳何如何如弟至京計在明春之仲是亦兼程而往
至於事權必須此身有所歸着若悠悠無定卽一步
難行恐非所以重國事責成功也此意翁等慮已審
然不敢不以共白誠知所係之重不得不謀始耳舟

次率爾具復言不成章伏惟台照幸甚

復吏部朱侍郎

弟前月廿五偶出行邊沿墻履險陟降山坂日不過
二十里而近纔周兩路卽踰半月回鎖卽匆匆修候
方恨其遲未兩日亦辱專使持書儀自雲霄而下祇
服教言恭拜珍貺種種骨肉兄之垂情逾於不肖念
兄之篤矣感甚慰甚兄之隆德碩負敷歷中外所至
樹聲廣業追配前修乃踰二十年始復入朝聯官三
品何其遲矣然台衡之重匪朝伊夕國有老成人蓋

社稷之福措紳大夫所依以爲重也况正當服官政之時乃遂以隨日自驗精神爲諭何耶非弟所敢知也薊昌之地重山入雲峻絕如削足稱天府而自庚戌以來頻致失守非其險不足恃守險之非人耳由今之道無變今之議卽年年設備年年可憂殆弟所謂戰不成戰守不成守無一之可恃以弟之愚必欲以戰則可以必勝以守必固乃爲萬全所謂守則必固不過因其天險而稍加裁成輔相之力不過費國家十二三萬金則東距山海西至紫荆可爲永世之利戰則必勝亦不過卽此見在兵糧爲之綜核鼓舞卽可轉弱爲強二三年後漸可罷大衛之兵以蘇息西邊之困此弟計之甚審故初任之甚堅奈以才劣望輕動不見信每於細微處則或相從輒謂委任之專至有關鍵肯綮反爲浮言所奪有志莫就歸志遂切若朝廷果假便宜得自展布待其三年無成乃加誅罰卽當死生以之何敢有去意也

與諸當事

張州公來書并趙總兵揭帖抄白一通奉覽果爾則

地方萬幸然萬萬無此理矣但獨石近報不見一虜
東行而尙智又報雲谷邊外並無一虜或者悉衆東
行如前日東報往可可河套合土蠻南捨乎如此則
黃花西可無事我輩得專意以備古北以東亦萬幸
可成功矣第又有人言俺酋老不自出止是遣兵亦
是一說法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爲今之計
惟多哨嚴備至月初僅見明白矣如果西賊解散報
中之意務如相公所示至望至望老酋不來卽把合
土蠻矣

巴圖魯

